

肖凡
编著

倾听名家



倾听名家



倾 听 名 家



作家出版社

倾听名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听名家/肖凡编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2

ISBN 7-5063-1361-8

I. 倾… II. 肖…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291 号

倾听名家

编著: 肖 凡

责任编辑: 袁 敏

图片说明: 冯 洁

装帧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70 千

印张: 10.5 插页: 2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61-8/I·1349

定价: 16.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有声无形”看自己——代序	1
杨 澜：主持无艺术	5
白岩松：音乐与人	17
敬一丹：《东方时空》的“大姐大”	31
赵忠祥：赵大叔的情怀	51
倪 萍：《日子》以外的日子	58
牛 群：牛哥放羊	94
王 刚：一次选择而已	109
陈佩斯：光头铮亮	131
梁 天：眯起小眼看大海	145
谢 园：小人物不小	172
英 达：离婚了，可以来找我	191
宋丹丹：小品女人	201
葛 优：我眼中的女性	210
王 姬：跨出国门的女人	225
陈宝国：演戏就是过日子	246

※ “有声无形” 看自己

“有声无形” 看自己

——代序

1997年11月8日，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妻子学驾驶去了。我带着女儿去了幽静的虎跑风景区。因为忙，很少带女儿出来玩。在这样的時候，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女儿高兴。

这一天，像平时一样，在我毫无察觉中过去了。如果回首，我不会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天再也不会重来。一个非常偶然的细节，使我记住了这一天。我想，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会再忘记。

在回家的路上，我乘坐的出租车里的广播正播放浙江文艺广播电台的节目“名家专访”。电波里，喜剧明星陈佩斯侃侃而谈。他谈喜剧，他谈晚会，他谈家庭，他谈朋友……在他的言谈中，不时有一个声音在提问。那个声音就是我。在这样的场景中，我竟不可思议地无法把自己与那个声音重叠。做广播主持人好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对自己

有价值的？”面对好朋友们（我相信还有许许多多我不相识的听众）的责备，我总是一笑，继而沉默。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广播都处在一个不是十分有利的位置——相对电视和报刊两大媒体。它有声无形的特点，限制了其原创性和参与性。然而，也正是这么一种“有声无形”的特点，它给广播节目的原创者和接受者一个独到的空间。在“明星传真”的基础上推出“名家专访”，我的着眼点就在于此。

节目播出至今有两年了。开播之前的初衷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有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原想搞一档比较深刻的，有相当文化品位的访谈节目，结果做不到。首先是每星期一次的档期局限了我去做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其次是经费等诸多因素使我身不由己地长期陷于“疲于奔命”的状态。就在这档节目越来越被看好的同时，我对它产生了一种“厌恶”。我再也无法满足自己对它的熟练操作。我非常害怕这种操作会使自己变得日趋愚钝。尽管，广播只是一种媒体。相对真正的艺术创作只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但我渴望在自己的节目中溶入艺术因素。唯此，瞬息万变的信息传递，方有可能保持一种永恒的意味。这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可以不从事艺术工作，但仍然可以非常艺术地活着。

说白了，这书本就是“我厌恶”自己节目的一个产物——我打算在1997年底结束这档节目。于是，萌发了把它整理

杨澜：主持无艺术

主持人语

《杨澜视线》是一档节目的名称。

《杨澜视线》是一个女人的心境。

《杨澜视线》是许多观众的期待。

《杨澜视线》是《凭海临风》缓缓展开的一幅画卷。

“艺术”与主持有没有关系这在杨澜的生命中也许很重要。如果想不明白，杨澜永远无法脱颖而出……

主持人：现在主持人这一行业越来越走红了，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主持人”这个概念还是十分模糊的，许多主持人自己也定位不准。你是如何理解的？

杨澜：我觉得“主持人”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大

概凡是可以以主人身份在节目中出现的全算主持人吧。而且现在这一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了，不再像过去那样一人播音，只要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就什么节目都可以来一把，所以不可能再是一个很笼统的服务。

主持人：你提出的“主持无艺术”，这个观点很独特。

杨澜：我估计为此主持人同行都在骂我，做了半天结果连艺术都不是（笑）。其实我这里的艺术是特指文艺创作的艺术。我觉得大家的认识中有一个误区，老把电视、广播跟电影、电视剧去比，将它看成一种表演艺术，而有些主持人也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看作演员，这是最糟糕的。我觉得电视其实只是一个传媒，其最重要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而不是娱乐。当然，主持人把工作做好了，也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即“艺术化”，那只是一种含义。另外一点，大家在评论主持人艺术的时候，往往只是表面的一些技巧的东西，而实际上高层次的对主持人的要求是其对节目的内容的了解和把握，更多的是经验、人生阅历和思想的一种成熟。

其实一开始我也把它当作一种艺术在追求，比如《正大综艺》等都是些综艺类的节目，当时我总尽力在想怎么样把节目有机而且非常有趣地串联起来，如何在观众面前表现得优雅得体，后来发现你如果要把“主持人”作为终生事业去追求，你就一定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信息传递者，从内容上去挖掘，因为如果仅仅注意外部动作，注意镜头前某种感觉的

话，那种效果肯定是很短暂的。

主持人：你做主持人有什么样的准则呢？

杨澜：没敢有太高的准则（笑）。我觉得主持人应该有正义感和平常心，应该体现一种公正，能够利用自己所处的位置为社会多弘扬一些真善美的东西，这是最基本的。就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应该以比较真诚、真实、平常的心态对待每一个人，不管是一个职位多么高的政府官员，或者是多么有名的学者，我对他们的态度和我对一般观众都是一样的。

主持人：在美国呆了三年，你觉得国内外主持人有什么不同？

杨澜：一个主要差别，恐怕是年龄、阅历。国内的主持人一般都是学生出身，没有很多社会经验。而国外，比如美国，电视台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年龄一般在三十五岁以上，而且此前已担任十年的记者。说起话来，观众对他们的信任度自然就高。而我们这里，往往能听到一个非常稚嫩的声音在评论国际问题，人们只把他当作一个简单的传声筒，即使有些年轻主持人听起来老练、成熟，但仍然一听便知只在背，背出来的东西始终是没有经过自己阅历消化的别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有许多报社、电台记者直接当主持，这特别好。但反过来讲，也并不是有文化素养的、阅历深的人就能当主持，我并不是说把一大群教授赶到电视台来，电

视台素养就提高了，这不是一回事，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主持人：美国的主持人对你影响较深的是哪些？

杨澜：我比较喜欢两位。一位是奥普拉，一个很胖的黑人女性。她打破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电视都被白人男性统治的局面。我认为她主持节目非常平民化、大众化、很容易让人接近，比如说今天她讲减肥的问题，她就说你看我最近怎么减肥，她又愿意跟大家共享一些她的经历和感受。比如有一次谈到美国许多少女怀孕的问题，她就有勇气把自己十五岁被叔叔强奸的事摆出来，然后还谈当时的感受。这不但难能可贵，而且也很有感染力，确实很煽情。所以我觉得主持人的确靠一种个性的人格的魅力在感染观众。男主持人我比较敬佩沃尔特，我觉得他毫无矫揉造作和装腔作势的东西，非常平实、和蔼。而且最不容易的是他一直主张客观报道，不加主持人个人成分，但又不失责任心和良心。同时他又是一个思维非常清晰、充满智慧的人。他让我觉得主持人是一项非常需要智慧的职业。

主持人：现在每行每业都非常讲究包装。有些主持人也对自己的装束、发型哪怕说话的语气、节奏进行精心设计，你对这问题是怎么看的？

杨澜：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主持人恰恰是包装最少的。像我刚开始的时候，连衣服都是自己买的，而且相对歌

星和演员而言，主持人更难包装，因为你没法将每句话都设计好让她背出来，背出来的话你用几句就完了，不可能长期靠别人，因此我觉得主持人无法包装。就目前来说，有一定的服装、化妆，但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不是完全作为一种包装。

主持人：你退出《正大综艺》已三年，假如现在再让你回到《正大综艺》，你会怎样去主持？

杨澜：这挺难回答的。我觉得一个节目能否长盛不衰关键问题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如果让我再回去，我会做得更有人情味一些，因为如果仅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性节目，是很难长久地维持观众兴趣的，而只有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才能做到更有个性化，观众还是喜欢看个性化的东西的。

主持人：你的《凭海临风》已经出版且影响挺大，它的书名有什么涵义吗？你自己对这本书的评价如何？

杨澜：《凭海临风》较真实。其实书中更多的是一些随笔、散文、游记和一些生活感悟，真正写电视的并不是很多，它反映的是我的个性色彩，而不是职业色彩。大海是自然中我最喜欢的，我觉得大海的亘古不变能让人觉得自身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暂，给人一种深层的思考。《凭海临风》，在海边吹吹风，那种感觉是比较理想化的，比较符合我的性格的。

对这本书的评价，我觉得它是“真实”的。我不会把自

己的什么都写出来，但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特别是内心的那种感受。但当时时间比较仓促，很多地方都可能没展开来写，所以有很多遗憾。

主持人：现在主持人出书的有不少，如赵忠祥、倪萍等，你对同行出书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杨澜：我觉得像赵老师、姜昆、倪萍他们的书内容肯定更加充分。但作为主持人，这些书还是具有共性的，起码在文字上比较通俗和口语化，风格也比较平易流畅，比较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差异主要在个人经历方面，我的生活阅历当然不可能像他们几位那么丰富，但我的特点就是以一种学生的身份、背景走上电视的，在观念、人生体验、生活态度上与同龄的人更能产生共鸣。我们这一辈在理想的撞击和破灭中都体会过这样的感受：我们不会再去做单独的某一事业的一个纯粹的殉道者，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比较全面的生活质量和完整的生活。

主持人：国外生活的几年是否也给你的观念带来较大的变化？

杨澜：是的，对一个问题就可能会用新观念去看待。比如说对待老人的问题。我们中国一直比较讲孝道，而独生子女制度使得将来一对夫妻要面临四位老人，还有孩子，这样，“跟老人住一起照顾他们”便成为不太可能的事，所以原先的观念必须更新。我发现在美国华裔老人的自杀率是美

国老人的十倍，这主要就是观念上的问题：华裔老人总设想自己晚年子孙绕膝、三代同堂，而美国老人通常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设计自己老年的自立问题，我觉得这种依靠自己自立的态度应该为中国老年人所借鉴。

我在美国另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心胸豁达了一些。在国内的时候，大学还没毕业就走上了一个好像挺让人瞩目的位置，工作辛苦，思想压力大，总有这样那样的烦恼。到了美国之后我突然觉得没有这个负担了，因为谁都不认识你，你又可以做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并且由此我发现变换一下角度或角色后，人自然就开阔了许多，我觉得这一点对幸福生活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的幸福取决于你自己是不是满足。

主持人：《杨澜视线》在全国许多地方台都播了，影响挺大，但也有一些人觉得它还不够精致，你自己怎么看？

杨澜：是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原因主要是两地制作的问题。我在美国拍了前期，所有素材都寄回国内编辑，没能把前后期统一起来。另外一个特别要命的是我在国外将后期做完后，没有人给我做画外音，所以最后有段时间只能用打字幕的方式来解决串联问题。

今后我觉得《杨澜视线》这个名字也许会再用，但形式可能会不一样。我想我会立足于国内，并尽可能地发挥自己国际采访的优势。

主持人：一个节目出现问题会有各种各样因素，但观众

往往把一切批评都对准主持人，从这点来说主持人有时也挺难的。

杨澜：但另一方面，一个节目做得好，大家共同的成绩，也往往由主持人一个人独享，所以说上帝是很公平的。

主持人：结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又要为人妻，又要为人母，还要继续当好主持人，够忙的吧？

杨澜：对。不过大概所有生过孩子的母亲第一年比较多的时间总会忙在孩子身上，我也不例外（笑）。我一直在想等到准备充分后推出一个新栏目。除此之外，最近主要忙于一些社会活动，似乎有些“不务正业”的感觉（笑），但我想这也是一种积累，我争取在年初推出一个新栏目。说到“当妻子”，我觉得我先生为我的选择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把美国积累多年的事业放弃而陪我回来。但因为他家和他现在的公司都在上海，所以我暂时住在上海。有人说我也做牺牲了呀，其实我觉得这也谈不上牺牲，本来每家的两口子都要互相托一把的。

我的人生目标是要一个完整的一生，所以作为妻子的我，作为母亲的我，作为主持人的我是同等重要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不是一个对事业有偏执狂的人，我一定会把家庭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我也希望随着阅历的增加自己能在社会类、文化类的节目上树立一种风格，做出一些有深度的报道。